

论人

## 我们没有错过迪伦

■陈默之升 资深乐评人

迪伦迷、非迪伦迷;听过迪伦的、没听过迪伦的;满意迪伦获奖的、对迪伦获奖不满吐槽的……10月13日那晚,各种社交平台,都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·迪伦(Bob Dylan)而刷屏。

迪伦获奖,这意料之中的事儿发生得有些令人始料未及。

在奖项颁发的前一天晚上,某社交公众号列出了好多候选人供大家预测,无迪伦踪影,而作为迪伦迷的我,也把选票投给了以色列作家奥兹(Amos Oz)。不是说不希望迪伦获奖,而是自1996年开始,迪伦几乎每年在文学奖“陪跑”,以至于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死忠粉儿都麻木了。一方面觉得文学奖貌似就应该属于那些写书的人,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偶像的情感不会被一个奖项左右。迪伦不获奖,地球照样转,自己一样爱。

既然如此,为何又要说“意料之中”呢?“意料之中”并不是说文学奖非迪伦莫属,而是说,迪伦获奖合情

合理。授奖词说得清楚:“在伟大的美国音乐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。”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、有突破和创造力的诗歌,自然有权在文学奖项中占据一席之地。就算抛开诗歌的体裁高度,歌词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形式,而且作为浓缩的文学,歌词往往要比其他文体更具智慧性,也更有创作难度。有人质疑,既然迪伦可以获奖,那为什么科恩(Leonard Cohen)不能,为什么尼尔·杨(Neil Young)甚至是其他人不能?客观地说,包括科恩和尼尔·杨在内的不少创作型歌者,他们歌词的文学艺术性都未必在迪伦之下,但说到社会功能性和影响力范围,似乎就大不及。况且,其他人也并不在提名之中,暂时也没啥必要叫屈了。

几乎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,人们对迪伦的主要关注点,就从未完全集中在他的音乐上,迪伦的“意义”和他身边的一切人与事,才是被人们看重的。迪伦的歌,除了那最著名的

几首之外,没多少人真正用心聆听。

因为迪伦的名声太响,故事太多也太著名,所以成为他粉丝的成本不高,很容易随口说出一二并可任意“朝圣”。我始终忘不了2011年迪伦北京演唱会散场后几个观众的抱怨,“他都唱些什么啊?为什么没有《blowin' in the wind》和《knockin' on heaven's door》?”我知道,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。你来开演唱会,为什么不把我们知道的歌都唱全?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多了解一些迪伦的作品呢?人们似乎习惯了被介绍和推荐。谁谁说《blowin' in the wind》和《like a rolling stone》有名,就没必要听别的了;谁谁说他80年代的专辑很烂,就完全可以忽略了。失去主观思维与判断的人,真心应该离迪伦远一点。

我们很幸运,没有错过迪伦的时代。更幸运的是,现在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彻底了解和享受迪伦的时机。如果这一次再敷衍过去,可能就真没了。

谈情

## 等客来

■倪西赞 职员

老街的街头有个青石小巷子,狭长、幽暗。平日太阳照不进来,只有落日的余晖洒在巷子的高墙上。有摩登女郎偶尔经过,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在巷子里回响。

巷子最边上是个修车铺,隔壁是理发店,接着是个照相馆。三个店面的老板是三个老人,修车铺的老人是个秃顶,理发店的老人是个光头,照相馆的老人是个白头。

我每个月几乎都要去一趟巷子,头发是要一个月理一次的;单车骑久了要修一修的;偶尔考试了,换驾驶证了,等等,我也去照相馆照照相。

光头老人的理发店很小,很简陋。他的理发工具全都不带电,一把剪子、一个手动推子、一把刮胡刀、一条磨刀布,加上一条凳子、一个洗脸盆、一个围巾就是他的全部工具了。

他剪头准备工作很充分,工具磨得锃明瓦亮,洗脸盆的水永远都是调和得不冷不热。他拿起剪刀,温厚的手指在你的头发里穿梭,只听得头发一层一层退去,头发像落叶般沙沙飘落。光头老人剪发很慢很慢,一个客人要用1小时,像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。不过,他一天只做8小时,忙完8

个客人就关门收工。我笑他关门太早了,他说,我一天也做满8个小时啊。现在,年纪大了,该休息就休息,该干点活就干点活。这个年龄,赚不赚钱都不重要了。

所以,他的客人都知道按整点过来。有时候下雨,客人来慢了,他蹲在门口抽口烟,等客来……

如果我的单车被扎了胎或者是要换个零件,秃顶老人把我单车搞好以后,还要给我的单车仔仔细细做一个全车保养:给链条加点油,给轮胎换个气门塞,正一下车把,紧一下车上的螺丝什么的。整个单车在他手里几乎全部摸一遍,他的样子很享受。我有时候等得不耐烦了,急着要走,秃顶老人说,孩子,别急,好单车等于好腿,你要好好待它,它就会好好待你,不让你操心。秃顶老人的生意并不好,因为巷子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行人,骑单车的人多数不从这里过。不过他并不着急,有时候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,眯着眼睛打盹。偶尔有铃铛响,他会一下子蹦起来说:“来了,来了!”

照相馆我偶尔去一次,我挺喜欢白头老人的白头发,梳得一根根竖起

来,像钢丝一般。他的收费很有意思,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问问价钱。他说,当天拿还是隔天拿照片?我不是很着急用,我说隔天拿,因为一般隔天拿比较便宜。他告诉我,当天拿便宜一半,隔天拿贵一半价钱。我当时愣住了。老人说,当天拿便宜是因为我有一个条件,是等够五个客人了就便宜,等不够就贵。我说为什么?他笑笑说,这是规矩。你要想便宜,你必须在这里再等四个人才行。

我很担心,如果我等半天都等不到下一个客人怎么办?不过看在便宜的份上,我坐在那里等。很快,一个客人到了,白头老人对他说的和我说的一样。那个人想了想也坐在那里等,接着,第三个,第四个,第五个都到了,不到二十分钟。我觉得很有意思,白头老人不是他自己在等客人,而是让客人在等客人。

没事的时候,三位老人就聚在巷子头的大榕树下,摆上功夫茶,拿出一副象棋或者扑克牌,三个人娱乐一下。可是,经常不是这家有客人,就是那家有人来,摆上的茶还没喝,象棋还没下。这个巷子里,日子慢得像老牛蹒跚,日子像藏了很多汁那样饱满、浑圆……

说事

## 三星召回,一次不彻底的认输

■迎晓 评论员

在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,三星(中国)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,决定自10月11日起,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SM-N9300 Galaxy Note 7手机,共计190984台。用户可以换购其他型号,可以全额退款。这份通知给出的数据显示,这款手机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了超过20起过热、爆燃事故。

对于中国用户来说,这是在历经近50天的斗争后,姗姗来迟的一次胜利。在国行Note7出现爆炸事件之后,三星公司曾表示,中国地区的Note7手机所用的电池和国际市场上三星手机的电池不同,是由另外一家电池厂商生产的,不会爆炸,无需召回。在遭遇普遍质疑和批评之后,三星依然我行我素,针对中国市场发表声明,坚持否认消费者指责的电池问题,不提供正常的解决方案,只是表示要做“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”。

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危机公关,与其在美国等市场的表现大相径庭。中美都是三星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,为什么三星对于美国消费者是予取予求,对于中国消费者则不乏抹黑、威胁?一方面,是中国消费者维权机制不够强大,缺乏与大企业集体博弈的动员能力,通常只能以个体方式与大企业斗争维权。但即使维权理由再充分,三星也不惮于显示傲慢的一面。另一方面,质检部门没有迅速启动缺陷调查,对问题产品的处理机制过于繁琐,考量过多,三星不屑于及时给出解决方案。

尽管三星终于召回了中国市场的问题产品,但要看到,这绝非圆满结局,而是一次不甘心、不彻底的认输。要看到,三星在中国市场召回,很大程度上不是产品监督机制和消费者维权作用的结果,而是在问题产品已经停止生产和销售之后的后续结果。三星召回,只是比发声代价更高的危机公关,不代表今后在中国市场的态度会就此转变。对中国市场来说,也应反思,为什么三星和其他一些国际大企业,总是在中国市场设立双重标准,消费维权环境应该如何改善。

可以说,对于反复摇摆的三星公司来说,在中国市场召回是自曝其短的一次失败,但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,还远称不上是胜利。